



【行走笔记】

源头总是朴素的

□孙葆元

去看白泉的时候还是初春。住在高楼林立的都市里,有时是感知不到春的,走出去,走向郊外,立刻感到春是无边无际的。一片枯黄中不知是谁点了几抹绿色,整个天地就亮起来,黄绿交织,人的心便开始躁动,恨不得张开双臂拥抱那黄绿间散发出来的气息。白泉就在那气息里。

白泉是一处古泉。清乾隆年间《历城县志》记载:“白泉,出纸房庄北,方十亩,中有大泉,间数刻一发,声如隐雷,多涌白沙,故名。”可知白泉是一个泉群,散落在纸房庄一带方圆十数亩的地界,其中有一眼大泉十分奇特,不像一般泉水从地壳间汨汨而出,却是间隔数时喷涌出一股大水,水声夹带着沉雷般的轰鸣,同时涌出白沙。纸房庄的人叫它“白沙泉”,于是就有了“白泉涌沙”的奇观。我去时的确看到了白沙泉,它在春风里沉寂着,不再“间数刻一发”,也没有隐隐的雷声,看不到涌现时银亮的水珠,但它确实活着,清澈的水下铺着一层白沙,白沙与绿藻间杂,形成白绿相间的奇观。在泉城阅泉无数,听说过“泥沙俱下”,见识过“涌泉相报”,从没见过沙水俱涌的泉。泉如人,这是泉的个性。于是就好奇,这眼泉水喷涌了千年,那么,千年的流沙呢?按理说应该有淤积,放眼四望,却不见沙滩。它绊住了我思索的脚步。

说它是泉群,是因白泉周围还坐落着草泉、漂泉、团泉、惠泉、漫泉、麻泉、灰泉、冷泉、花泉、丁家泉、唐家泉、张家泉、李家泉、钊家泉、耿家泉、饮马泉、丫丫葫芦泉、柳岗泉、当道泉、双宝泉等二十余处泉水,可与济南府城的趵突泉群、珍珠泉群媲美。如果说趵突泉群、珍珠泉群是藏在深院的闺秀,白泉泉群则是长居村舍草庐的村姑,人面桃花相映红,你和她相见,她惊艳十分;来年再见,她依旧如初,不着妆,无华裳,惊艳了千年!其实,《历城县志》中记载的纸房庄是迁徙过来的。先有泉,后有庄,想来没有泉追着人走的道理。

作为地质现象,白泉是古老的。第一位记载白泉的人是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,他在公元525年至527年用脚步丈量天下大河,写下《水经注》,为曲折的、不息的江河作序。酈道元曾沿着济水东下,看到这一片泉源,从当地原住民口里了解到它叫“白野泉”。于是,酈道元记载下它的来龙去脉,没有从源起笔,而是以水溯源,沿着济水追溯下来:“其水西北流,自野泉水注之,水出台城西南白野泉,北迳留山,西北流,而右注巨合水。”从此,白泉注入典册。

《水经注》不是一部写江河流域的专著,它以水为载体,记录了长河流流出时的历史风情。从这段话里,我们知道了白泉旁边曾有一座“台城”。台城实为台县,原归汉代东平陵城所辖,白野泉在台城外,流经留山,注入巨合水。巨合水就是发源于济南历城区西营镇拔梨泉、饮马泉的巨野河。

酈道元的考察极为精细,他说,巨合水“又北听水注之,水上承冻水,东流北屈,又东北流,注于巨合水,乱流又北入于济”。“济”是济水,即大清河,后来被改道的黄河吞并,渐渐形成今天的沿岸景观。河上人事变迁,可是它的源始终固守在原地。

白泉泉群是朴素的,一亭一廊构成了它的全部景观,平滩涌泉,芳草铺地,泉流润泽着这片大地。

在这里我看到了原生态,不事雕琢,尽显朴素,无论你注视着它还是忽略它,千百年来它就这么流淌着,不为赞誉扬波,不为忽略逐流,自清自奋自洁,不染不腐不媚,塘不求阔而映星月,流虽曲而疏朗。站在一池春水边,我想起了敦煌旁边的月牙泉,也是一座楼阁相伴,居沙海而泽荒芜。我又想起可可西里的三江源,起于草莽,容小溪纳百川而成大势,流成了华夏的母亲河。泉源流淌着不加装饰的生命,如旭日喷薄,如皓月当空,任何饰物都不足以烘托它的丽质,于是我又想起一个词汇:自然。

白泉泉群畔没有名人的纪念祠,未必没有名人的足迹,起码酈道元来过,他来到这里,把它写进《水经注》,这就足够了。我倒是想把《水经注》里的那段文字刻成一块碑石,立在这块“不为人知”的地方,从源头想到长河,从亘古不变想到世事的演进。来此游者应有这种思维,从朴素中演绎华彩,再从华彩中回归朴素。

读高中时,我曾随着班级到一个叫坝子的地方劳动。参加农业劳动是我们那代人的必修课,每学期都要抽出一个星期打起背包到生产队去。那个秋天,我们走了很远,出护城河,过小清河,走向一片陌生的土地。劳动内容是抬土筑坝,是农田整修的组成部分。我们这些孩子在村里找不到洗漱用水,索性甩了鞋子躺在草铺上,经过一天体力劳动,浑身像散了架,躺下便睡着了。我到处找水,找到了水又没有盆,自古出行背囊带伞,谁下乡还带个盆?终是洗不成。由此就说到“规律”,规律是天道,天无绝人之路,我在村头找到一条河,河荒芜地流淌着,秋草潇潇,岸边全是淤泥,总不能坐到泥地里洗脚吧?又寻找了许久,终于找到一块大石,搬到河边做凳子,然后脱鞋脱袜,刚把脚伸进河水里立刻抽回来,风不凉,水凉,河水里像有无数针尖刺向肌肉,不由你不退却。规律迫使你选择,我选择了抵抗针刺,一次次试探着把脚伸向冰冷的河水,在水流的抚摸中,从冰冷中试到了温暖。回来后,膝盖以下通红。我打听那条河的名字,村民告诉我,它叫坝子河。

半个世纪后,当我走进白泉泉群的环抱,突然看到一行字——原来,白泉就是那条坝子河的源头,它先流成一条坝子河,然后才投入济水的怀抱!

白泉周围地势起伏,形成延宕的土丘。有出游的家庭在上面扎起帐篷,用这种方式迎接一个新的季节。黄色的柔草上已经长出绿芽。在土地上,春是从根处生发,从叶上告老的,只有泉是从地心涌出,在大地上奔腾。几个帐篷里的孩子围在一起玩,有几个用水枪吸水,再把抽来的水射向天空,水就像银珠在春风里闪烁。还有几个孩子拿着树枝乱捅。玩什么呢?我走过去,看到一个小水坑,有水汨汨地冒出,孩子们把那个小水坑捅得浑浊不堪。原来是一个小泉眼,泉水不懈地从里面流出来,已经流成一道小细流。这里又涌出一处新泉!身旁的夫人指着那个土泉取笑说,它还没有名分。我却见证了一个泉的诞生,任何名泉诞生时都是这样,先是一个土坑,或是一个石罅,水冲破一切冒出来流向远方,越流越华丽,获得一个美丽的名字,而它的源永远是这般朴素。

(作者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、《中华辞赋》社员)

□张维明

一把锈迹斑斑、挂在老家闲屋木椽子上的旧镰刀,早就被遗忘了。但那被茧手打磨光滑的木镰把,却多了层温润的包浆。那天,只是不经意间一瞥,却让我心底泛起了一丝波澜。

在锄镰锨耩、犁耙耩耨等众多农具中,我对镰刀怀有一种特别的敬畏之心。因为镰刀虽然只是一种农具,却衍生出多重意义,其历史底蕴、地位与其他农具相比,明显不同。

考古发现,镰刀比锄头等的历史更悠久。新石器时期就有了石镰、蚌镰,商周时期有了青铜镰刀,战国出现了铁镰,汉代木柄铁镰就已定型,现在还在使用。

镰刀代表收获,是丰收和农耕文明的标志。收获,无论在古今中外,都是值得庆祝的。虽然文明的进步已经让那些神秘的仪式大都消失了,但该有的仪式还在上演着。诗人张中海的诗集《农事诗》中,有一首诗《淹镰》,说的就是小麦开镰前农家的仪式:“赶集上店,多是女人的活/这一次,却是男人。镰刀/三把,新笠两个,架子筐的披肩下/三根黄瓜,一斤小咸鱼……/明日就开镰了——这重大农事来前的/仪式,早已让他/磨刀石也蹭蹭……”这“淹镰”不仅仅是一种仪式,新买的镰刀开刃后或旧镰刀磨快后,常规操作还真的就是打一桶井拔凉水,把镰刀放到水里泡一夜,第二天割麦子时,镰刀不仅特别脆生,还不容易掉头。

记得小时候,村里的男人们在地里割麦子,捆成麦个子挑回场院里,轧麦子的活就交给妇女们了。生产队的场院里,妇女们围坐成一圈,每人面前都有一把用木板立住的镰刀,刀口朝前。先把麦穗冲齐,用铁梳子把麦秸上的叶子梳掉,然后用镰刀把麦穗割下来扔到麦场的麦穗堆里,麦秸则留在身旁,攒够一个麦秸个儿就捆起来。干这种活,生产队一般是不记工分的,谁家轧的麦秸谁家要,顶工分了。那麦秸,是过去和泥抹墙、打苫子等不可或缺的,所以虽然没工分,大家也干得十分踊跃,起早摸黑,饭都顾不得吃。光光亮的麦场,是孩子们戏耍、疯跑的好去处,但随即惹来看场老爷爷的呵斥:别乱跑,小心轧麦子的镰头把脚指头割掉!疯跑的孩子猛然觉悟,乖乖躲开。

老家一带,用镰刀收获庄稼,一般都叫“割”,

如割麦子、割谷子、割豆子……但唯独收获高粱不叫“割”,而叫“杀”。高粱,老家方言叫做“秫黍”,所以收获高粱叫作“杀秫黍”。高粱秸叫“秫秸”。秫黍“杀”倒后,不会像麦子、谷子、豆子等一样连秸秆一块运回场院里去,而是用镰头把秫黍穗割下来,捆成个儿,先运回场院。秫秸则晾晒在地里,等干得差不多才运回家去。割秫黍穗,也不叫“割”,叫“秆秫黍头”。为什么高粱有此特殊待遇?我至今也不明白。也许是因为它是庄稼中的“长子”吧?

上世纪70年代有一首很流行的和镰刀有关的儿童歌曲,开头的几段歌词是:“我是公社小社员来,手拿小镰刀呀身背小竹篮,放学以后去劳动,割草积肥拾麦穗,越干越喜欢。”放学以后去干“割草积肥拾麦穗”等各种农活,是我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。记得上小学时,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手拿小镰刀上坡拾柴火,割驴草。学校搞勤工俭学,最简单的项目就是同学们拿了镰刀、绳子上山割草,下午回校后老师挨个过秤。然后一段时间满校园都是摊晒的青草。一旦来了雨天,师生便手忙脚乱地垛草,防止雨淋腐烂……等到卖了干草,大部分钱留作班费,每人发一个演草本作为奖励,让我们高兴好多天。

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背着筐子,拿着镰刀上坡时,爱开玩笑的三大爷发话了:“小心啊!锄地锄破额儿盖,割草割伤脊梁骨!”这怎么可能?起初只当他是开玩笑,后来听他一解释,还真有这种事。有人锄地时,把锄头倒竖起来刮拭锄刃上粘着的土和草,一不小心,把锄头割破了;还有人割草时,免不了招引一些蚊虫叮咬,忽然觉得背上痒痒,不经意随手一挥,本意是驱赶蚊虫,却忘记了手中的镰刀,一下子把脊背割伤了。

镰刀也是刀啊!从此,我对“神枪鬼刀”这句老话有了更深刻的认知。使用镰刀时,也更多了一份敬畏之心。

时代进步,大田里的收获基本上由收割机代替了木把镰刀,那进化了的“镰刀”轰隆隆开进麦田,论工时收费,一天之内转战多个地块。和使用了千年的镰刀相比,机器收割的效率大大提高了。曾经对镰刀的敬畏变作了对机器的崇拜。但在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,而今,我对机械的崇拜也逐渐淡薄了。不时想起的,竟是挂在闲屋里的那把留有手温的旧镰刀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敬畏镰刀